

我从来不怪你

回府之后，刚收拾妥当坐下歇息片刻，柳莹莹却来了。

我本以为她是来做个样子赔礼道歉的，没成想这姑娘却面无愧色神色坦荡的来了。我本以为她也是有苦衷的人，所做的一切未必是本性使然，所以即使她做了这许多害我之事，我也未曾真切的恨过她，我恨的是我自己过于低贱只能为人鱼肉。

可如今她这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着实叫我心里窝火，于是脸色也有几分难看。

「姐姐身体怎样？」

她施施然的坐下，眼睛若有似无的瞟向我的肚子，作为一个母亲的本能，我感受到一股潜在的凉意和威胁。

「我只有烟儿一个妹妹。」

顺手拿了个靠垫放在怀里抱着，把肚子从她的视线中遮住。不知怎的，我总觉得她今日过来整个人透着一股凛然的死意。按理说虽然柳家遭遇变故，但是她一介女流又嫁给太子，其实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。

她听完嘴角扯起一个僵硬的笑，随即却低了头叹了口气。

「不知道有多大的福气有幸能做姐姐的家人，这孩子生下来不管是男是女，想必都会过的很幸福，不会像我们柳家的姐妹一样。」

原本也是如花般娇艳的人，几日过去再见却只剩红艳，再不见当初张狂骄纵的贵小姐的气焰。许是她眼底的悲凉太盛，我望着她不免又有些心软。

「柳家家大业大，虽然经历些风波，但是还是有缓和的余地的。你跟纤纤嫁进来以后，太子也会护你们周全的，不会有事的。」

她闻言没有做声，只笑着摇了摇头。

「听闻灵烟被大哥看上了？」

我一下紧紧的盯住她，莫非这是她们安排好的？

「姐姐不必如此紧张，我们家没人能安排的了大哥，不然也不会容他如此年岁还未娶妻。灵烟跟他相遇也在我们的意料之外，大娘子原本是不同意的，但却拦不住他。到底还是松了口退一步，许他给个侧室的名分。两个人闹得很难看，大娘子几次以死相逼，到底还是只能依着他。现在柳家大势已去，大哥若想娶她为妻，应该也不会再受阻了。只是不知道安姑娘还愿不愿意了。」

她语气淡然神态自若，想必说的是实话。

「烟儿的婚事由她自己做主，你们想得到什么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冲着我来，若动她，我绝不会放过你们。」

「姐姐放心，大哥那人虽浪荡几年，可也是个痴情种，他若如此真心想求娶灵烟，绝不会让她受委屈。他几年前也有过深爱的女子，跟全家为敌不顾一切的想娶她入门。可那女子最后却另攀了高枝，负了他。我从未见过大哥有过那般的颓废，从那以后他才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风流像。」

「我不在乎他有什么过往为人如何，我最后知道娶灵烟的人，必须要深爱她最少胜过我，她若过得不好我便接她回家，我这个做姐姐的没别的本事，养活她还足够。」

她看着我，目光里头柔情似水，好似有千言万语。可一瞬又恢复了古井无波的平静。

「安姑娘能做姐姐的妹妹实在是很幸运的事，想必安府也是其乐融融的祥和一片。」

「是啊，我爹只娶了我娘这一个女人，这一生也只爱了她这一人，我们家姐妹三人从没有过勾心斗角的争斗，也没有妾争宠的事。」

「真好。」

「你来还有别的事吗？」

我想她定有什么事想来与我谈，那便不必说这些弯弯绕绕，大家开门见山吧。

「我并没有什么事，只是来看你一眼，同你说些话。姐姐，柳家不会放过你的，你最好早作打算，言尽于此。」

说完干净利落的走了，留我满头雾水，不知道她此举何意。一个一早就跟我宣战的女人，今日叫我早作打算？

这一日太子又没回来。还有三天，就到了柳纤纤过门的日子了。

我早起就觉得心慌，却又想不出到底有什么事。只当是怀孕以后孕妇多思，并没有放在心上。

多日以来胃口都不太好，今日突然很想吃些梅子。后厨却回报说没有了，只好叫人出去现买一些，要等上好一会了看来。

正派人出去呢，柳莹莹又闻风而来。

她素来很爱吃梅子，因此她那确实日常会囤一些。

小夏防备的看着她，看着她又瞧瞧我，不知道该不该接。

「我不会蠢到亲自拿来有毒的东西给太子妃吃的，太子妃若吃完有恙，我岂能摆脱嫌疑。何况姐姐现在有孕在身，太子焉能放过我这条命。」

我想了想也是有道理，哪有想害人的人蠢到如此的。这样明晃晃的拿来，若是下毒她定是难逃其罪。这姑娘虽说不算聪明绝顶之人，但是应该也不会用这样的法子。

点了点头，叫小夏接过来。

她粲然一笑，这一笑极为明媚，我看了都有些晃神，她若不是嫁给太子，也定有大把的人心甘情愿捧她做珍宝吧。

「那姐姐我便回房了。」

怀孕的人的总是有着异于常人的嘴馋，想吃什么就一定要吃到，现在梅子在手，我马上急匆匆的回去吃，想想都觉得好吃的要命。

小夏本来还有些不放心，想出去再买一份，耐不住我嘴馋难耐火急火燎，只好看着我吃下去。

已经连着几日没有什么胃口，这梅子酸甜可口，我一下胃口大开，一颗接着一颗吃，一整包梅子马上就要见底了。

突然小腹出传来一下剧痛，我的四肢瞬间痛的绵软无力，在桌子上支撑不住，滑倒在地。剧痛之后是一波又一波绵密的疼，这疼痛来的摧枯拉朽。呼吸逐渐变得急促，想大声呼救却只觉得喘不过气来，身体蜷成一团，十指的指甲因疼痛紧紧的握拳而嵌进肉中，却丝毫没有感觉。大脑完全丧失了思考的能力，只有持续而尖锐的疼，疼。身体持续的发出冷汗，贴身衣服很快被汗水打透，湿了的衣服随着我疼痛到抽搐的动作反复的贴在我身上，感受到令人作呕的凉意和黏腻。

我听见周遭乱成一片，有很多人的脚步声和尖叫声。有人把我从地上扶起来，却因为力气不够半途我又躺在地上。我听见有人哭，是小夏吗，我听不清。我动弹不得，每动一次都觉得小腹像被刀剖开了一般。

有人进来了，很大声的喊我名字，把我从地上横抱起来放在床上。他好像很生气，一直在大喊大叫，叫人找太医来。我感受到身下一热，不用看我也知道，我身下流血了，那是我的孩子，我那还没来到这世上看娘一眼的，我的宝贝。

我的宝贝，不见了，娘没有保护好你。

那一刻世界鸦雀无声，我甚至能感受到生命在缓缓流逝的声音。不仅是孩子那小小的柔弱的生命消失，还有我的。一缕一缕一丝一丝的灵魂伴随着阵阵剧痛从我的身体中，正在逐渐流失。我到底还有什么必要活着呢？死掉吧，就这样死掉吧，离开这个鬼地方，再也不要见到这些人。

这样想着，我觉得生命流逝的还是太慢了。

我睁开眼，周围有好多人，好烦。我挣扎的起身，有人一下抱住我，是太子。

看了一下四周，地上有散落的茶杯的碎片，我挣开他想去拿那个碎片。我听见他似乎哭了，因为他压着哭腔对我说。「灵犀你要什么你跟我说，你不要乱动，太医马上就到了。」

我说不出口，只摇头指着地上的碎片，身体努力的往那边倾斜。

「你要那个干嘛？乖，乖，你好好的好不好。」

他抱着我，他的泪滴到我的脸上，我只觉得又一阵的凉。

我想我还是要说点什么他才能配合我。我试着张开嘴，却没能发出声音，我太疼了，一点力气也没有了。

「那个，重要，有证据给我看。」

他这才起身给我拿了一片，他仔细端详了一番却并没有发现什么，我把这片瓷片捏在手里假装看了看便放在枕头下头，我很怕他收走，于是拍了拍枕头说：「证据」。

我已经是强撑，做完这一系列动作终于眼前一黑沉沉的倒了下去。

等我再醒来已经是深夜了，一睁眼太子在我身边衣服也没换就沉沉的睡了，小夏趴在床边也睡了，我从枕头下面摸出那片碎片，还好，没被收走。

身体已经没有那种难以忍受的疼了，但是我清醒的感受到，那个曾经跟我心跳血液都连在一起的小小生命已经不在，它原本应该在的地方冰凉一片。

我捏起瓷片，没有一刻的犹豫，狠狠的割在手腕处。我的手因之前剧烈的疼痛导致有些抖，身体还是很疼，我有一点使不上力。第一下下去只有一条轻微的血痕，紧接着来第二下，见血了，但是不够，第三下第四下，我往日里是个很怕疼怕苦的人，可是不知为何，在此刻我却感受不到疼痛，像是执念一样，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，我不要在待着这里。我看着血流顺着胳膊往下流，肉已经翻开，鲜血模糊的样子，我盯着那个伤口看着血一直往外流，没有发出一点响声。四下寂静，周围有

人酣睡，被子染的鲜红一片，我静静的坐在夜里，看着那片红色晕染开来。

我谁也不怨，谁也不怪，我只是太累了。我受够了所有人的身不由己，也受够了战战兢兢的日子。人活这样一遭还不如草木猪狗，有什么意义呢。你们的野心，爱恨，是权倾天下还是长相厮守，我都成全好了。都结束吧，就这样结束吧。

人类无法被说服，直到他们亲身体验。

而我也曾经是看到别人因一些鸡毛小事而了自我了结时，虽心生怜悯可更多的是不解的那种人。

直到今晚，原来人求死的信念，跟濒死时求生一样的强烈。那一刻来临时，像是被爆破的楼群，轰鸣之后以排山倒海般惊人的崩塌速度迅速化为废墟，容不得一刻的迟缓，和半分的犹豫，你有的只是一往无前的决绝，像离弦的弓箭，见血封喉，至死方休。

我看着鲜血嫣红一片，视线开始逐渐有些模糊。如果有选择，我宁愿选个痛快地死法，可我如今没有机会去拿到更尖锐的利器。

正当我摇摇欲坠的时候，太子惊醒了。

「你干什么！！来人！！叫太医进来！！」

他慌的要命，见我手里捏着瓷片一把夺下来甩到地上，他抱住我勒的很紧，小夏又哭了起来，室内外再次沸腾。

太医很快就进来了，看起来白天的事太子惊魂未定，留了太医随时待命。

太医手脚很麻利，敷了药缠了一圈又一圈的纱布，药有些刺痛，我皱了皱眉。

「怎么了？灵犀你痛是不是！你轻些！！没看到她痛吗！！！」

太子冲太医大喊大叫，我用另一只手搭在他手上，摇了摇头。

「好好，我知道了。太医你轻些。」

很快伤口就被处理好了，大家都退了下去，屋子里又只剩太子和小夏陪着我。

「灵犀，孩子会再有的，你不要再伤害自己了好吗？你还有我啊，以后我们会有更多的孩子的。」

我第一次听他近乎哀求的语气，我只望着手腕上缠着的白色纱布静静的出神，血从纱布中渗出些红色。我没有听他在说什么，一瞬间连我在干什么都有些模糊了。

我是谁呢？我在干什么？出什么事了？

不知不觉间我又沉沉的睡过去了，这次睡得极沉，五官闭塞，像是飘飘然坠到湖底，压迫而幽静，漆黑死寂。

再醒时室内是暖黄的一片，日上三竿，手心被晒得暖洋洋的。

「你醒了？」

我看见太子猩红的一双眼，他许是被我半夜割腕的行为吓到了，再没敢阖眼，眼睛熬的通红。小夏叽里咕噜的爬起来，拿来一碗热参汤。

「小姐，你口渴吗，这汤我一直守着火，你喝一点吧。」这丫头头发乱蓬蓬的，满脸倦色，顶着两个斗大的黑眼圈朝我咧出一个难看的笑容。

我点点头，也扯出一个笑，叫她宽心。

我下意识的想伸手接过汤碗，却忘了手上的伤，扯的一痛，吡了一声。

太子马上接过碗，叫我靠在他怀里。

「你别动，我喂你。」

我觉得自己像一块破抹布，用了二十年被搓了三万次连颜色都搓掉的那种破破烂烂的破抹布。

虽然身体是前所未有的虚弱，感觉打个喷嚏都会破个大洞。但是理智终于回到大脑里，一边喝着汤一边捋思绪。

「柳盈盈呢？」

太子喂汤的手微微一颤，抖了几滴在被子上，溅开两朵橘黄色的小花。

没人应答，我大概料到了她的下场。终究还是输给人性，没想到她能决绝至此。

「死了是吗？」

太子闷闷的嗯了一声。

「你出事以后小夏告诉我她给你梅子一事，我便马上去羁押她，一推门就看到她已经悬梁了。桌上给你留了信，写的是你亲启，我没动，给你留着想看的时候看。」

我以为她不会做一个这样明显的局，没想到她早就下了必死的决心。

「把信给我拿来吧。」

「小姐，不看也行的，她都死了，说了些什么还有什么重要的。」

我明白小夏的意思，她应该是怕信里的内容再刺激我一次。可就是因为她死了，所以才重要。

「拿来给我吧」。

小夏跟太子遥遥对了个眼色，太子点了点头。

信拿来，我推了推太子，示意他离远点。他心领神会，给我拿了个垫子垫在身后，坐到看不到信内容的一边。

「安姐姐，盈盈自知罪孽深重，以死谢罪，不求原谅，只望你听我几句嘱咐。柳大娘子原本叫我除掉你，我虽已非良善，仍有不舍。你许会觉我虚伪，三番两次的害你，却还惺惺作态。可你务必信我，柳家想要的是你的命。此次我若推拒，定会有他人来担此重任，无论谁来，都断不会手软。你许会恨我怨我，可我别无他法，我若不做，生母性命堪忧。权衡利弊，只好出此下策，一来暂解柳家忧虑保我娘一命，一来为你再争取些时日。盈盈已是沾满鲜血之人，无脸苟活于世。望安姐姐能逃出生天，做你的家人，实是幸事，今生无缘，愿来生得偿所愿。」

合了信，泡在汤碗里，看字迹晕开，黑色的云雾氤氲在白色的缎。

心开始慢慢的安静下来，那股子斗然而起的死意渐渐的褪了下去。这周遭的人，哪有一个活的如愿的呢。

柳家两姐妹，盈盈已经在这场明争暗斗里殉葬，纤纤马上也要背着丧父和丧妹之痛加上自己的一身病痛嫁进来，到了这般田地，她想必也是身不由己了，柳家势颓，巴不得叫她借上太子的东风，什么情啊爱啊，谁在乎呢。

太子得非所愿，事与愿违。

安家，和清秋，纯粹是无妄之灾。

满盘皆输。

我瞧着泡在杯子里的信，蓦地笑开了，我若死了，盈盈便白白自缢，既然我命不该绝，那不如剩下的人生恣意的活一场吧。

心里暗暗的做了决定，拟好了计划。

「再给我热一杯汤吧，还有什么汤药补药之类的吗？一并给我拿过来吧。」

太子紧锁的眉一下舒展开来，欢天喜地的吩咐下去熬煮汤药。

「你还要吃着什么吗？饿不饿？伤口还疼吗？要不要吃点甜的？？」

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吃甜解疼吗？」

我瞧着他高兴的样子，忍不住揶揄他。

「你睡一会吧，我没事了。」

我看他疲惫的样子，心里实在不忍。

「我不睡我不累，我要守着你，这几天我都守着你。」

他打着哈欠，神情却是开心的。

「那你宽了衣舒服些躺下吧，我唤小夏再给你添一床被子。」

我从未主动主动关心过他或者主动叫他与亲密些，一是自知身份尺度不愿与他多生瓜葛，二来我也有我自己的清高，既然你心中所爱非我，我何必去投怀送抱。

但这些到这最后一程，都不重要了。

他听闻神色一滞，乖乖的换了衣物躺在我身边，但是拒绝盖自己的被子，而是挤到我身边与我盖一条。我没抗拒，任由他挤在我身边。

「往日里你从未主动提过叫我与你亲近。」

「因为你心里的人不是我。」

「可我现在心里有你了。」

「你真心里有我吗？」

「当真。」

「我其实从未恨过你，过去这些时日里，你虽说待我不算很好，但也不算坏。我时常告诫自己万不要心存幻想自作多情，可即使如此，我也还是有对你心跳的时刻。」

他听闻开心的哼了一声，「我魅力四射，你自然情难自禁。」

「你放屁。」

即便是身体虚弱，听到此等臭不要脸的言辞时，还是要仗义执言的。

他没反驳，扭了扭身子贴我更近些。

「可我们之间隔了这许多的纷争，若是最后不得善终，也是正常的。与你相识一场，我没有不甘没有怨恨也没有遗憾。你要千万记得。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尽力了，只是命该如此。」

他可能是累极了，困意盎然的嗯了一声，很快就响起了轻轻的鼾声。

我偷偷的转过头看他，用目光描绘他的眉眼，还是一样的硬朗英俊。睡着了反而有一股不设防的柔软，睫毛微微的颤动，懵懂如孩童。

没忍住拿手轻轻触他的脸，他感受到瘙痒一把抓住我的手，嘴里轻声的嘟囔，「娘子别闹，我好困。」

我没再吵他，只嗯了一声。

这样的一个人对你展现柔情时，女人很难不动心。我也许也曾在一刻动心过，只可惜这微弱的幼苗禁不住千斤的风雨，在我都不曾发觉的萌芽之际已经悄然折断了。

这场盛大的宴席，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刻了。只希望被迫来赴宴的诸位，散场时也能体面些离开。

世间行乐亦如此，古来万事东流水。

别君去兮何时还？

且放白鹿青崖间，须行即骑访名山。

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。

太子又陪了我一整日，只躺在床上发呆睡觉，饿了便起来用膳，渴了便起床喝水，别的什么也没干。

「你不去筹备一下婚事吗？」

「都筹备好了，不操办不宴请，并不麻烦。」

「我要出面吗？」

「你若想去看看便去，不想去便不用去。」

「那我不想去。」

「吃醋了吗？」

「不想洗头。」

.....

「我明日无法陪你，后天再来陪你。」

「我懂，若是麻烦后天也不用来。」

「不，要来。」

「又困了，睡觉吧。」

「猪一样。」

第二天，早起听到悉悉索索的声音，我便爬起来看着他穿衣。

「吵醒你了？」

他没穿大红的喜服，着了一身玄色的衫，暗红的底纹绣着金边。腰带一扎，整个人飒爽又利落。

「我想看看你成亲的时候是什么样。」

他面露愧色，来到我身边的床沿坐下，把被子往上盖了盖。

「你若有遗憾，改日再给你补一场。」

我一翻身又躺会被窝里，瘪了瘪嘴。

「麻烦死了，才不要。」

他笑了笑，捏了捏我的脸。

「我走啦，你好生休息。」

快走到房门的时候，我喊住他。

「这些日子以来，承蒙关照。与你相识一场，我无怨无悔。此去多保重。」

说完扯出一个大大的笑脸，朝他摆了摆手。

他神色有疑。

「小夏你看住她，我再叫几个人在门外守着。」

前脚迈出门，又收回来。

「就这一日，你给我好生待着听到没有。以后我儿子出生还要仰仗你这个娘呢！不许胡闹！」

我只笑得一脸灿烂的看着他，看他给小夏递了眼色，出门又叫了些人守在门口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